空间视角下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何以推动社区营造 ——基于对N市Y小区更新改造的个案研究

胡笑语^{1*}, 崔锡佳¹, 叶丽娜¹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 211106; *通讯作者, 3383731820@qq.com)

摘要: 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城市更新与提升社区综合服务功能是当前重要任务。本文基于个案研究, 聚焦于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如何通过空间生产推动社区营造, 分析并厘定便民服务站点在社区服务设施嵌入公共空间生产与营造中的运行模式与践行机制。研究发现, 通过制度、关系、文化三重嵌入路径, 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能够有效融入社区公共空间, 实现从物理空间到社会性空间的升华, 形成政治空间、社会空间、情感空间的统一体, 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自治、自组织与自发展。Y小区的实践表明, 嵌入式服务设施构建本质是治理资源与社区需求的精准对接, 为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物业+”深度融合的可行路径, 实现从“硬件更新”到“治理赋能”的跨越。

关键词: 空间生产; 社区营造; 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 城市更新; 物业治理

引言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提升社区综合服务功能是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重要内容, 是加强社区治理、创新基层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近年来,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将其视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满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举措。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2023年)明确提出, 通过“补改一批、转型一批、划转一批、配建一批”路径, 优先补齐养老托育、社区助餐等急需服务, 推动优质普惠公共服务“离家不离社区”。这一政策导向与社区营造理念形成呼应——社区营造强调以居民需求为核心, 整合“人、文、地、景、产”资源, 构建自治互助的共同体[1]。现实实践中, 多地已探索出“小空间、多功能”的嵌入式服务模式: 杭州滨江区将零散空间统筹为“邻聚里”服务综合体; 宁波市和丰社区通过整合社区用房、产权置换等方式, 建设“嵌入式”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为居民提供文化休闲场所; 苏州悦龄健康综合服务中心则整合“养老+托育+卫生”功能, 形成“一老一小”服务闭环。种种实践表明, 嵌入式服务设施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 更是社区社会关系重构的载体。高质量的公共空间生产有利于更好地统筹利用存量资源、完善公共服务空间和设施, 同时利用空间进行良好的社区营造,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新需求。

在空间视角和社区营造理论的基础上, 本文将对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所在公共空间的治理价值进行深入研究。既有研究侧重对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本身也就是物理空间的内涵、价值、发展实践以及优化路径的碎片化总结, 而在公共空间于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还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同时, 现有的空间理论研究多以城市社会空间为研究对象[2, 3], 社区公共空间尤其是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及其服务综合体这类更精微的空间治理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地挖掘。研究对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和人本需求关注不够, 对空间治理之于社区公共空间社区营造的分析更为鲜见。关于城市空间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了城市中的空间结构不合理[4]、人们对空间的争夺以及公共空间与空间正义的博弈[5]这些焦点之上, 总而言之, 对公共空间作用于社区营造的研究相对匮乏。

本文力图适当填充以上领域的理论空白, 将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与空间生产与空间治理相耦合, 为此将探究以下问题: 在进行社区营造的过程中, 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嵌入路径是什么? 由之建构成何种社

区公共空间？又如何实现空间生产、将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打造成深层次的治理工具呢？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对N市H小区一站式嵌入服务综合体的实地调研，分析并厘定该便民服务站点在社区服务设施嵌入公共空间生产与营造中的运行模式与践行机制，从而为综合性、典型性地探究社区治理提质增效奠定较为全面和深刻的实践基础。

1 理论基础：嵌入路径与空间生产的双重逻辑

在推动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存量更新的进程中，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并非单一的物质性存在，而社区公共空间也并非纯粹的物理空间。在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多维嵌入路径下，衍生出意蕴丰富的社会性意义。为此，本文从空间视角切入，探索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如何通过空间运作逻辑完成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塑形与改造，搭建从空间建构到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以更清楚明晰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推动社区营造的路径与机制。

1.1 嵌入路径的理论建构：从结构嵌入到意义再生产

在空间视角下，要想充分发挥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功能，需要先厘清嵌入式服务设施“何以嵌入”，即通过何种路径嵌入到社区公共空间中。嵌入理论最早是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其核心观点是，人类经济是嵌入并纠缠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6]。随后，格兰诺维特进一步丰富了嵌入理论，他认为“嵌入”社会的过程应该被视为人际互动，并在研究组织理论时强调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的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是在社会网络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强调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依存性[7]。嵌入性从一个制度经济学概念逐步转变为社会学概念。近年来，嵌入性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时间嵌入性、空间嵌入性、生态嵌入性、政治嵌入性等概念相继被提出。目前对于嵌入理论的分类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标准，但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如环境嵌入、组织间嵌入等要素嵌入助力社区养老服务[8]，功能、关系、场景等要素助力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有效嵌入城市社区场域[9]。

基于已有学术观点，结合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具体情况，本文将制度、关系、文化等要素嵌入社区公共空间，使形式上的公共物理空间更好助力社区治理。其一，制度嵌入。国家权威通过“纵向到底”的治理网络实现空间再造。这种嵌入不是简单的行政权力下沉，而是通过党组织作为“治理枢纽”，将行政资源转化为社区发展的制度性红利。其二，关系嵌入。构建“社区+物业+居民+社会组织”四维治理网络，促进多元主体从“弱连接”向“强关系”转化，在互动中形成责任共担的共同体意识。其三，文化嵌入。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叙事，实现公共性再生产。打造在地文化品牌，形成专属品牌效应，链接邻里人心，促使公共空间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区治理的交集点。

1.2 空间打造理论维度：物质性到社会性的升维

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通过制度、关系、文化三重路径有效嵌入到社区公共空间中后，社区公共空间实现物理性空间到社会性空间的升华，社区公共空间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互动区域，更是政治空间、社会空间、情感空间的统一体，产出空间生产的效能。由于民间团体在特定场所聚集、自由发表言论，由小团体推动产生的公共空间诞生，其核心价值是公共性[10]。20世纪60年代以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学者的研究掀起了空间政治学的热潮，Lefebvre认为社会空间并非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而是社会关系在社会实践运作过程中权力建构的产物。在对原有的空间理论拓展中，他聚焦于城市空间生产，并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三元一体的理论框架，最终建构了以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产物和生产过程为核心观点的“空间的生产”理论[11]，给予当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奠定扎实的基础。

本文将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分为三个维度：其一，政治空间。党建引领下打造红色示范点，通过党建宣传栏、党员先锋岗等的塑造，实现政治符号的空间可视化。其二，社会空间。创建“社区客厅”复合空间，集议事厅、便民超市、图书漂流站等功能，塑造社区公共生活核心节点，激发多元主体自觉自愿自治的意愿。其三，情感空间。特定场景营造实现家庭故事的传播，配合绿化景观形成“可阅读的社区”，强化居民场所依恋，助力社区共同体建设。

在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多重嵌入路径作用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不断被形塑，仪式性的建筑结构转化为深层次的治理工具。这种空间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打造表明，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既是治理技术的空间实践，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场域，其本质是通过“空间——治理”的互构，实现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自治理与自发展，达成社区营造的效能。

2 案例分析

N市Y小区是典型的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居民区，常住人口约3200人，老年人口占比达36%，社区服务设施老化、公共空间碎片化、居民自治活力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2024年，该小区被纳入N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试点项目，通过改造闲置空间及社区边角地，建成“一站式嵌入式服务综合体”。该“综合体”以“空间共享、功能复合”为核心理念，整合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老年食堂、社区学堂、共享会客厅五大功能模块，形成“15分钟生活服务圈”。在运营机制上，采用“社区党组织统筹+物业企业运营+社会组织协作+居民志愿参与”的协同模式，日均服务居民超500人次，并通过“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机制动态匹配服务供给。案例数据显示，改造后社区公共空间利用率提升62%，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率从19%增至58%，物业费收缴率提高至92%，成为N市基层治理“空间赋能”的典型样本。

本文对该案例的分析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如何从仪式性的建筑结构转变为深层次的治理工具；二是具有物理性和社会性的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何以发挥空间生产的积极效用。该案例中，Y小区通过制度嵌入、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实现国家权威在场、多元主体参与和文化链接邻里，初步形成空间的基础——物理空间；继而在权力支撑、秩序保障、群众基础等多要素互动下，形成了政治空间、社会空间和情感空间，经由空间生产作用，最终形成自治、自组织、自发展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2.1 如何建构：嵌入式服务设施的构建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H物业以创新型老旧小区管理模式为抓手，通过制度、关系、文化三重嵌入构建嵌入式服务设施，为Y小区等老旧社区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治理样本。

在制度嵌入层面，H物业依托街道党工委领导，在Y小区改造初期即成立项目党支部，与社区党委构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选派党员骨干担任楼长，设立“红色议事厅”作为多元主体协商平台，确保国家治理权威下沉至基层末梢。例如在小区管线改造争议中，党支部牵头召开多次协调会，联动住建部门、施工单位与居民代表，通过党员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等方式化解矛盾，极大提高了改造方案通过率，展现了党建引领下制度嵌入对治理方向的精准把控。

在关系嵌入的实践中，H物业突破传统物业管理模式，在Y小区搭建“社区党委—物业公司—业委会—居民代表”四方协同治理网络，创新“1+3+N”参与机制（1个改造指挥部、3支志愿者队伍、N个居民自治小组）。通过建立覆盖绝大多数住户的实时沟通微信群、每月“物业开放日”、改造方案线上投票系统等，将居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化为主动设计者。如在小区公共空间改造中，居民通过线上平台提出增设老年助餐点、儿童绘本馆等建议，经多方实地考察及商讨可行性后被纳入实施方案。同时，引入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养老服务，与辖区商户共建“便民服务联盟”，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多元治理生态，有效激活社区治理资源池。

文化嵌入维度上，H物业深度挖掘Y小区百年商埠文化底蕴，将在地文化元素融入改造全过程。一方面修复小区内3处历史建筑，打造“Y记忆馆”，陈列老照片、旧物件，通过二维码系统讲述社区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策划一系列品牌活动，组建戏曲、书法等兴趣社团，将架空层改造为“文化共享客厅”，定期举办居民手作市集。特别在楼道文化营造中，组织居民共同绘制以社区老故事为主题的壁画，使文化符号转化为邻里情感联结的纽带。改造后，小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频次较之前提升，邻里纠纷同比下降，形成“以文化人、以文聚心”的治理新图景。

H物业的实践表明，嵌入式服务设施构建本质是治理资源与社区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党建引领的制度嵌入筑牢治理根基，以多元协同的关系嵌入激活治理动能，借文化赋能的情感嵌入凝聚治理共识。这种将物

业管理深度融入社区治理体系的创新模式，不仅破解了老旧小区改造中“政府独角戏”“居民搭便车”等难题，更在 Y 小区等项目中实现了从“硬件更新”到“治理赋能”的跨越，为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物业+”深度融合的可行路径。

2.2 何以生产：空间生产作用的发挥

在城市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中，H 物业以创新型老旧小区管理模式为载体，通过政治空间建构、社会空间联动、情感空间再造三重维度的有机融合，在 Y 小区改造中实现了从物理空间更新到治理空间升级的深度转型。

在政治空间塑造上，H 物业将党的领导深度嵌入小区治理架构，在 Y 小区成立“红色物业党支部”，构建“社区党委—物业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网络，形成“党员亮身份、服务亮承诺、工作亮标准”的治理机制。例如在小区加装电梯争议中，党员骨干牵头通过入户走访等形式收集居民诉求，协调住建部门、设计单位优化方案，彰显了党组织在整合治理资源、协调多元利益中的核心引领作用。这种“党建+物业”的深度融合，不仅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更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为社区改造注入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社会空间的联动治理是 H 物业激活基层治理动能的关键法宝。在 Y 小区，H 物业投资改造社区闲置用房，打造集“助餐服务、健康理疗、亲子托管、议事协商”于一体的“红邻共享空间”，引入专业社会组织运营老年食堂，日均服务 120 人次，配套建设社区书屋、手工工坊等功能区，年均举办各类活动 80 余场，使其成为居民日常交流的不二场所。同时，创新“居民需求清单—物业服务清单—社会资源清单”三单对接机制，组建由退休党员、热心居民、商户代表构成的自治队伍，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督导、停车位规划等微治理。这种多元主体协同、服务资源整合的治理模式，既破解了老旧小区服务供给不足的难题，更培育了居民“社区事务共同参与”的主体意识。

情感空间的共同体建设则是 H 物业重塑社区认同的深层内核。针对 Y 小区老龄化率较高、邻里互动疏离的现状，H 物业以“文化寻根”为切入点，修缮恢复小区历史物件，打造居民回忆录，唤醒群体记忆；策划多样民俗活动，打造情感交流平台，形成了“以服务聚人心、以活动筑认同”的治理新生态。

2.3 社区营造：“物理更新”到“共同体再造”

通过上述嵌入式服务设施的构建和空间生产作用的发挥，Y 小区逐步形成了自治、自组织、自发展的社区治理共同体。H 物业与居民建立了平等互信的关系，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社区营造的终极目标，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空间中重建“精神家园”。H 物业在 Y 小区的实践表明，当物业管理超越“收费—服务”的简单逻辑，深度融入社区治理体系，便能成为激活基层活力的“催化剂”。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模式不仅为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操作路径，更印证了社区治理的核心规律——唯有让居民真正成为社区的“主人”而非“客人”，才能实现从“住有所居”到“心有所归”的治理升华。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 N 市 Y 小区一站式嵌入服务综合体的深入研究，探讨了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如何通过空间视角推动社区营造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在制度、关系、文化三重嵌入路径的作用下，社区公共空间得以从物理性空间升华为社会性空间，成为政治、社会、情感等多维度统一的治理场域。Y 小区的成功实践不仅实现了从“物理更新”到“共同体再造”的深刻转型，更验证了当物业管理深度融入社区治理体系时，能够成为激活基层活力的“催化剂”。这一模式不仅为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路径，也进一步印证了社区治理的核心规律——居民的主体参与是实现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因此，未来城市基层治理应更加注重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建设与运营，通过精准对接治理资源与社区需求，促进社区共同体的自治理、自组织与自发展，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城市生活环境。

基金项目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小空间”释放“大能量”：空间视角下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推动社区营造的路径研究》（2024CX010002）

参考文献

- [1] 尹广文. 社区营造：一个新的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4): 159-164.
- [2] 杜茜, 傅红. 场景理论视角下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研究[J]. 建筑与文化, 2024(3): 126-129.
- [3] 于浩, 胡期光. 基于健康社区理论的老旧小区公共空间更新策略研究[J]. 城市建筑, 2024, 21(22): 33-37, 43.
- [4] 朱国伟. 空间治理成为城镇化新课题[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1-15(A04).
- [5] 黄晓军, 李诚固, 黄馨. 转型期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治理[J].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1): 67-73.
- [6]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 刘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5.
- [7]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8] 林秀君. 嵌入理论视角下医养结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行机制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践探索样本[J]. 卫生职业教育, 2024, 42(20): 129-134.
- [9] 侯雪言, 周宇辉.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有效嵌入城市社区的维度与路径研究[J]. 图书馆, 2024(11): 8-16, 52.
- [10] 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 [11] LEFEBVRE H. From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COLLINS J, NISBET A (eds.).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Design: A Reader in Scenography[C]. London: Routledge, 2012: 81-84.